

哥本哈根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与 ASO/NRO
欧洲中部时间 2017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二 — 8:30 时至 9:30 时
ICANN58 | 丹麦哥本哈根

罗恩·达席尔瓦

(RON DA SILVA): 好的。大家上午好。这是董事会/ASO 联合会议，在我们的选区日开始时我想欢迎你们，今天一整天董事会都会坐在这儿进行对话。

那么不多说了，或许首先我们将从较远的那一端开始自我介绍，然后我们将直接进入对话。

努拉尼 (Nurani)。

努拉尼·宁普诺

(NURANI NIMPUNO): 大家早上好。我是 ASO AC 成员努拉尼·宁普诺，我来自 RIPE 区域。

菲奥娜·阿松加

(FIONA ASONGA): 大家上午好。我是 ASO AC 成员菲奥娜·阿松加，来自 AfriNIC 区域。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大家上午好。谢林·查拉比，ICANN 董事会。

艾伦·巴雷特

(ALAN BARRETT): 大家好。我是 AfriNIC 的首席执行官艾伦·巴雷特。

卡韦赫·兰杰巴尔

(KAVEH RANJBAR): 大家好，我是卡韦赫·兰杰巴尔，来自 ICANN 董事会。

路易·李 (LOUIE LEE):

大家好。大家上午好。我是路易·李，ASO 地址理事会的主席。

里卡多·帕塔拉

(RICARDO PATARA): 大家好。大家上午好。我是 ASO AC 的副主席里卡多·帕塔拉，来自 LACNIC 区域。

阿克塞尔·鲍里克

(AXEL PAWLIK): 大家上午好。我是阿克塞尔·鲍里克，RIPE 阿姆斯特丹网络协调中心的总经理。

菲利兹·伊玛兹

(FILIZ YILMAZ): 大家上午好，我是菲利兹·伊玛兹，ASO AC 的 RIPE 代表和 ASO AC 主席。

阿夫塔布·西迪基

(AFTAB SIDDIQUI): 大家上午好。我是阿夫塔布·西迪基，ASO AC 成员。

约翰·柯伦

(JOHN CURRAN): 我是约翰·柯伦，ARIN 的首席执行官以及 ICANN 的号码资源组织（即 ASO）的主席。

前村晃教

(AKINORI MAEMURA): 我是 ICANN 董事会成员和 ASO 代表前村晃教。

保罗·威尔逊

(PAUL WILSON): 我是保罗·威尔逊，NRO AC 的 APNIC 代表。

利托·伊瓦拉

(LITO IBARRA): 大家好。利托·伊瓦拉，ICANN 董事会。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

(RINALIA ABDUL RAHIM): 大家上午好。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来自 ICANN 董事会。

奥斯卡·罗伯斯

(OSCAR ROBLES): 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 LACNIC 的奥斯卡·罗伯斯。

露丝薇斯·范德朗

(LOUSEWIES VAN DER LAAN): 露丝薇斯·范德朗，ICANN 董事会。

马跃然 (GORAN MARBY): 马跃然，ICANN 首席执行官。

罗恩·达席尔瓦: 我是罗恩·达席尔瓦，我也是 ICANN 董事会成员和 ASO 代表。此时我想到一个简称 — “朗达 (Rhonda)”。我喜欢这个名字。谢谢。下面有请约翰，他将谈一下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三点内容。

约翰·柯伦：

谢谢，朗达。我们和 ICANN 董事会之间只有三个讨论主题。我们之间的关系极好，所以我们要讨论的东西不多并不奇怪，我们提出的第一个主题是 ASO IANA 关系。号码社群和 IANA（现在称为 PTI）之间的关系。

我想我们想要表达的是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我们一直都在称赞 ICANN 的 IANA 团队提供的服务，现在我们正忙于移交后的各项活动，我们致力于编制报告，确保有一个有意义的、爱丽丝 (Elise) 和公司可以愉快地生成并且我们知道报告内容的报告格式；另外，我也想向董事会报告，我们有一个审核小组，这在 MoU 中做出了规定。我们建立了该 IANA 审核小组，初步配备了人员，实际上他们在本周早些时候有一个会议，所以进展很顺利，我只想报告 IANA 移交后的实施任务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就是这样。

有问题吗？有人要讨论吗？

罗恩·达席尔瓦：

环顾一下会议室，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 IANA 团队在这儿，但我看到了他们的上司，所以或许这就是他可以带来的反馈。

马跃然：

老实说，我不太能理解这个问题。

罗恩·达席尔瓦： 这不是一个问题。只是陈述 — 是的。约翰请继续。

约翰·柯伦： 这是最新情况汇报，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

马跃然： 或许我习惯于提问 — 回答问题，所以我没搞明白为什么称赞，那么我要说“非常感谢”。

[笑声]

约翰·柯伦： 我可以肯定您会习惯听到说一切都很顺利的，别担心。情况就是这样。

马跃然： 对此我感到很高兴。

约翰·柯伦： 接着说下一项，ASO 独立审核流程，大家都知道，ICANN 与号码社群之间的 MoU（即 ASO MoU）要求我们定期进行与其他 SO 和 AC 所进行的其他审核性质差不多的审核。

五年前我们进行了一次审核，现在我们一直在努力启动我们的下一次审核。我很有成就感 [原文如此] 地说事情已经发生

了。我们为独立审核人员发布了提案征询。我们收集了记分卡。我们考虑了提案。实际上我们的确与董事会合作过 — 抱歉，是董事会审核还是董事会治理委员会 —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约翰，是组织效率委员会。

约翰·柯伦：

谢谢。实际上我们确实向董事会组织效率委员会汇报过，以确保他们知道我们使用的流程，并且我们推选了一个组织来进行审核，即 ITEMS。我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就在观众席中，实际上他们在 ICANN 中进行访谈以帮助他们进行 ASO 审核。所以如果他们接近你告诉你他们在做的事，如果他们向你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你认为号码社群或在 ICANN 中作为 ASO 发挥作用的号码社群怎么样，不要感到惊讶。这是正在进行的工作 — 今年晚些时候我们应该会有一份报告反馈给社群。

还是那样，情况正常，一切顺利。

罗恩·达席尔瓦：里纳利亚实际上是组织效率委员会的主席，她在监督 SO 和 AC 的所有不同部分的审核，她对这个主题特别感兴趣，我想给她一个机会对 ASO 审核提一些具体的问题或发表具体的意见，下面有请她发言。

里纳利亚。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您，罗恩。

我们委员会与 NRO EC 合作，主要是考虑他们已经审核的流程，同时更进一步探查和检验他们使用的方法的严格度，我想我们委员会对他们的流程和方法很满意，我们很高兴该流程已向前推进。我们期待看到审核结果。

另外，我们是否可以获得反馈，关于审核流程进行中哪些方面有效和哪些方面无效以及最后该流程是否可能有用，因为我们委员会在考虑审核流程的持续改进，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流程，它是一个迭代流程，所以我认为未来我们将逐渐在审核流程的方法中引入一些创新。

我们希望从 ASO 审核中获得经验教训，我认为 — 我的期望是 ASO 审核将是最快速的审核。

我希望你们能够实现这个期望，我们期待看到结果。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大家有什么意见或问题吗？

我们来看看。菲利兹？

菲利兹·伊玛兹： 我是菲利兹·伊玛兹。关于总体审核，一方面，我们昨天刚刚想起，今年 ICANN 内总共进行了 11 次评估，无疑这是其中的一次。

我认为更广泛的社群中也存在某种担忧，我们需要着眼于稍稍简化重叠的部分 — 重叠的范围和实施事项。首先我们需要确保评分和实施方法都不会相互矛盾。这对于 ICANN 员工和社群来说是非常糟糕的，因为这意味着重复以前的事，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那样做。

另一方面是带宽问题。我是说我们得一起做这个事情。我们投入时间和精力，（听不清）方法将会消耗志愿者和员工的时间，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最好是进行简化和更有效地使用资源。谢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罗恩？谢谢。我想回应一下菲利兹的看法，我想说董事或和组织都有同样的担忧。我们志在进行简化，使流程更有效，同时使之以学习为导向，以便我们更有效地向前推进。

人们喜欢说有 11 项审核在进行中。没错。但我们有两组独立的审核 — 组织审核和具体审核 — 它们有一点点不同，社群带宽方面的时间要求也不同。

关于组织审核，被审核的组织应该更多地注意。关于具体审核，审核小组应该多加注意。接着，当开放公众意见时以及如果他们有兴趣参与访谈的话，整个社群必须注意。

所以肯定地说我们有着同样的担忧，我们将努力消除重叠的部分，使其变得更有效。谢谢。

约翰·柯伦：

你们的观点都很棒，而且访谈过程一部分是为了帮助了解社群问题，比如应该考虑的问题和可以做出什么改进。我们的确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比如作为号码资源组织（你们知道在 ICANN 中作为 ASO）的主席，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介绍我自己，我不介意做那样的事，但肯定是我提到的事。

我们可能想要考虑术语以便更明确一些，如果你们想要提意见，请找 ITEMS 的两位同事。一位是马克·提姆 (McTim) — 抱歉，我忘记另一位的名字了，不管怎样，他们在这儿并且很

容易找到。如果你们需要任何帮助，来找我，我可以带你们去找他们以便为 ASO 审核提供意见。

罗恩·达席尔瓦：

关于审核还有其他人要补充吗？

没有吗？

接下来是第 3 项，互联网技术健康。

约翰·柯伦：

这是在总体考虑互联网标识符系统的健康时由 ICANN 的战略计划产生的一个项目。我想是首席技术官办公室在运营它。戴维 (David) 躲在了某个地方。他的团队联系我们，看我们是否能够提出衡量号码注册管理机构及其健康程度的标准。比如我们如何知道它的未来走向。

这有点挑战性，因为当我们出现在这里时，全世界实际上有 41,000 个参与号码社群的组织通过五个 RIR 出现在其他地方的十几个会议中，所以实际上我们需要让他们考虑一下该项目，弄清楚他们认为健康的互联网号码注册管理机构是什么，以便我们让 RIR 的员工编制初步草案以供讨论，下一步我们将在社群中讨论并作为总体项目的一部分再次展开合作。

我只想让大家知道，虽然这是号码社群发起的项目，但我们很乐意与 ICANN 合作，如果 ICANN 需要报告和协调的话，我们会重新在我们社群中讨论以尝试完成它。

马跃然： 谢谢。公平地说，我们知道关于这方面你们有一些工作要做，我们很高兴合作。这说明，当目标实际上比三个支柱中的其中一个要大时，我们和协议社群一起可以完成非常重要的事，那使我有一种温暖和舒服的感觉，即便是在早上。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对于这个主题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或问题？

没有吗？很好。

我有一个迟来的问题，来自卡勒德 (Khaled)，他不想站起来提问，所以我将代表他，问题是：NRO 参与 CSC，无论是否有兴趣，或许与 NRO 的独立审核委员会形成对比。

约翰·柯伦： 为确保我理解这个问题，是 NRO 参与和参与 CSC 的兴趣吗？那是 PTI 的客户常任委员会吗？

NRO 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召开会议，所以实际上我可以将这个特定的问题反馈给该团队讨论。

我想说的是，我们在 IANA 提案中公开提过，我们支持问责制的合同措施，我们有 IANA 服务合同，这似乎是双重的 — 有包含正式升级流程的合同措施，但也在客户常任委员会中。

我理解为什么这对于可能没有这样明确的报告的组织来说很有意义，但我们将需要进行讨论。

过去我们说我们不需要，但我们必须走进一间会议室进行讨论，得到明确的答案。

号码社群、五位 CEO，如果没有获得全体一致同意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们会将它作为一个行动项目。

马跃然：

补充一下，我们也已经开始了有关如何使合同变得切实可行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你们看作是客户，因此从我的职责来看，我们也会补充实际报告等等，那就是我们联系你们召开会议的目的所在。当然，这是我们将要做的事 — 我们也必须以透明的方式行事，但我期待继续推进该讨论。谢谢。

前村晃教：

前村晃教。前村晃教。

我认为从 NRO 方面来解释和介绍审核委员会流程会很好。

约翰·柯伦：

很乐意这样做。作为 IANA 服务合同的一部分，与 ICANN 的 IANA 号码服务，我们有自己的委员会即 IANA 审核委员会来审核 IANA 的绩效，这个委员会由社群成员任职，他们得到委员会员工的支持，我们在编制报告 — 我说过，报告格式，那是一

项开放职能，即他们将召开开放的电话会议，号码社群的任何人都可以打进来讨论每个时期 IANA 号码职能的绩效。

所以，当我们获得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时，将可以使用这些报告，审核委员会可以查看这些报告并召开电话会议进行讨论。

这是我们确保 IANA 号码服务职能的方式 — 即使客户刚好是 RIR，因为 IANA 号码服务是关于向 RIR 发送号码块的，RIR 为整个号码社群服务，因此我们想确保每个人都能看到 IANA 的绩效。

实际上，明天第一届 IANA 审核委员会有一个会议，已经排在日程表上了。会议对所有人开放。

前村晃教：

谢谢，约翰。

罗恩·达席尔瓦：

努拉尼？

努拉尼·宁普诺：

谢谢。我只想补充一下，由于我是该审核委员会的主席，我想阐明两件事。一是审核委员会代表了社群在该流程中的心声。但我们的职责只是按照 PTI 与 RIR 之间的合同向 RIR 提供建议。

第二是，建立审核委员会的原因在于创建一个额外的途径。那不会阻止来自 RIR 社群的任何人表达他们的担忧 — 在他们的委员会中以及 RIR 中。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非常好。谢谢您约翰，还有其他所有人。

跃然，关于这一点您还有要补充的吗？

马跃然： 澄清一下，因为作为合同持有人，合同实际上是在 RIR 和 ICANN 之间签订的。实际上这无关紧要，但提出来总是好的。

罗恩·达席尔瓦： 很好。我们已详尽无遗地论述了讨论主题，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不是卡勒德的。

[笑声]

董事会定期与所有 SO 和 AC 进行对话讨论与社群合作的更好方式，不管是在 ccNSO 会议中 — 我所说的三次 ICANN 会议之外 — 还是 GDD 会议或其他会议中。

在号码领域，我们特别鼓励董事会成员出席 RIR 会议，当然这是制定所在地区号码领域的政策的地方。这是我们尝试让董事会参与到号码领域中的一种方式。

另外，我想花一些时间感谢在董事会成员出席 RIR 会议期间为他们提供住宿。我们已与每个 RIR 的领导进行了一些非常成功的合作，也与 RIR 中的社群领导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合作。就在近期的 APNIC 会议上，通过保罗和董事会，前村晃教有机会与执行团队一起安排在 APNIC 会议上与 APNIC 地区的同事进行精彩的交流。这很好。

我们在 ARIN 会议和 RIPE 会议上也做了类似的事。期待最终在 — 艾伦所在的地方 — AfriNIC 中进行类似的交流。接下来，奥斯卡，希望我们在 LACNIC 中完成同样的事。谢谢。感谢为参加这些区域会议的董事会成员提供住宿，并感激有机会参与到这些会议中。这是整个 ASO 都出席的一次 ICANN 会议。ASO 通常每年召开一次面对面会议，他们挑选这些 ICANN 会议中的一次。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欢迎你们同时参加你们的面对面会议和 ICANN 会议。所以…

是的，保罗。

保罗·威尔逊：

是的，保罗·威尔逊，来自 APNIC。实际上我们刚从我们今年的第一次会议上，这次会议在越南召开。我想感谢跃然与前村晃教出席这次会议。

不管怎样，有 ICANN 董事和 ICANN 员工参加我们的会议总是好的。以前阿莎·合美嘉妮 (Asha Hemrajani) 和其他 ICANN 董事出席过我们的会议。我同意，这是持续互动的一种强有力的方式。

我们在继续进行其他几件事 — 比如，对于其他 RIR，我们有来自 ICANN 的定期报告，特别是来自 IANA 的报告。爱丽丝·格里琪 (Elise Gerich) 是我们会议的常客，她还带来了 IANA 报告。如果不是的话，那应该是纳尔拉 (Naela)，我看到她也在这儿，她向我们提过了我们社群 — IANA 的最新情况。

在前几次会议中，其中一个非常用的热点话题是与 PTI 的新安排，我还是习惯于说 PTI 而不是 IANA。对于我们社群来说，来自 ICANN 的最新情况非常有用，让我们了解到 IANA 移交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事。

另一方面，来出席 ICANN 会议让我发现了互动和互动机会的另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有亚太地区社群经验分享会，该会议由嘉荣或他的其中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工作人员召开。那是在 APNIC（但实际上是作为参加 ICANN 会议的亚太地区社群的一部分）与 ICANN 之间互动的另一种非常有用的方式。此外，

这也是这些天我们与 ICANN 更密切地合作的另一种非常有用和令人欣赏的方式。谢谢。

马跃然：

在相同的合作情况下，提到讨论第 6 版互联网协议时我非常感谢你们提交的发言讲稿。我认为它非常有用。我认为，我们有义务一起分享可能对我们之外的更大社群来说重要的事。而且我在出席的所有会议上都提到了，我还提到了特定的 RIR。实际上我认为，它稍稍地改进了问责制。所以非常感谢。

菲利兹·伊玛兹：

菲利兹·伊玛兹，ASO AC 主席。谢林，我赞同您的观点。吓到我自己了。太吓人了。

我也想在此公开表达我的谢意。我不是 RIR 员工。我也不是 RIR 领导。从任何法律角度看，我不属于 RIR。但我是社群代表。这也是我现在站在这里的原因。

我认为承认我们这边的努力也很重要，我们也承认 ICANN 董事会有多重要，特别是跃然和露丝薇斯，努力与 RIR 社群合作，不仅仅是与 NRO 领导，而且还有社群中的人、社群领导合作。非常感谢。

实际上，我们也想将来自社群方面的邀请给予所有其他董事会成员。我知道，罗恩，你就来自那个背景，对你来说那是再

自然不过的事了。但如果你们能将其他 ICANN 董事会成员带来并介绍给我们，我确定我们将会继续达成更多共识。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谢林。

谢林·查拉比： 说到感谢，我想谢谢阿克塞尔和 RIPE NCC，特别是来参加我们的其中一次董事会静思会并和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多小时左右时间的人，他们告诉我们 RIPE NCC 在做什么，并与我们分享他们的首要问题如 Ipv6 和反滥用以及工作组在做的事。

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方式，不仅仅是让我们参与，而且不管我们在哪个特定区域，让总经理来与我们分享最重要的议题。

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不介意听阿克塞尔谈一谈有关 Ipv6 推出的后续工作以及成果或反滥用工作组的进展的最新情况。这可能会有用。如果我们有时间，那就好了。

罗恩·达席尔瓦： 或许我们应该将这个放在针对 NRO 的这两个问题之后，也让阿克塞尔有时间考虑一下想说些什么。

[笑声]

我们讨论了 ASO 向董事会提出的三个项目。我们有几个问题，已经提前发送给 ASO 了。约翰，现在可以谈一下这些问题了。

约翰·柯伦：

我将简单地回答，或许让在座的一些其他同事来补充。

第一个是：你们的成员积极参与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工作阶段 2 达到了何种程度？董事会或 ICANN 可以做些什么来促进参与和及时完成？

我们一直在积极地参与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工作阶段 1 的活动，当工作阶段 2 开始时，我们也对一些工作组进行了跟进。

实际上我们社群有人参与，我想有一个或多个成员来自我们社群。我们参与持续的问责制工作、SO/AC 问责制、员工工作、持续的多样化工作、透明度工作。

关于参与度，问责制工作阶段主要是关于确保 — 如果着眼于工作组，主要是关于 ICANN 的问责制问题，确保 ICANN 及其 SO 和 AC 对社群负责。我们也有合同问责制依据，这意味着对于 ICANN 的一些 SO 和 AC 来说（他们的问责制将依赖这些机制），这些并不完全是有吸引力的问题。我们参与了。我们在跟踪和参与。

菲利兹，您想要多说几句吗？

菲利兹·伊玛兹：

当然。菲利兹·伊玛兹，来自 ASO AC。约翰，您说得非常好。

我想强调的是，由于一些原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对先前工作的继续。当然，我们现在必须采用并审核该工作所提出的多种程序。这对我们很重要，我们让一组代表参与该工作组，以便掌握所有这些项目。因此技能组合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任命了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工作组来工作。我想强调我们有来自 LACNIC 地区和 AfriNIC 地区的亚娜 (Jana)。我们有工作人员迈克尔 (Michael) 和阿西那 (Athina)，以便 RIR — 程序上的东西也很好地谈论到。我们有奥谷泉 (Izumi Okutani)，他仍在继续着先前工作组的工作。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认为他们参与得非常好。

星期天我们刚刚召开了会议，一个很长的会议，讨论了他们的结果。他们也向我们提供最新情况。我认为我们的进展很好。

菲奥娜，你想要补充一下吗，或者我们的其他代表有补充吗？或者阿西那，你来说几句。

菲奥娜·阿松加：

说到社群成员参与，除了 NRO 和 ASO 任命的五位成员外我们还有其他成员，我发现其他社群的成员也参与到讨论中。我们可以轻松地说，我们社群中也有很多参与兴趣，至少非洲社群成员是这样。我看到他们中的几个人。我确信还有来自其他地区的其他人，或许是因为我从未参与 — 与这些地区的 NRO 社

群合作，所以对我来说很难确定。但我们有来自非洲地区和 AfriNIC 地区的十个人参与到讨论中。我们会时不时地商议并尝试是否可以确定其中的一些立场，正如你们来 ASO 提意见一样。

罗恩·达席尔瓦：

关于工作阶段 2 还有人其他人要发言吗？没有吗？约翰。

约翰·柯伦：

第二个问题，对于我们工作组来说最重要的优先政策/建议问题是什么，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必须承认，所有五个地区都在进行政策制定。通常，我们在 ASO 中编制有关一些更活跃的话题的报告。我们当然知道有完成和改进转让政策方面的工作在进行，每个 RIR 都有工作在进行。最近提出了有关来自执法社群的准确度问题方面的政策。各地区的 RIR 也有工作在进行。

关于全球政策，实际上我们做得很少。全球政策是 IANA 用来向 RIR 发送号码块的政策。我想我们已将全球政策正式委托给 ASO AC 咨询委员会。

菲利兹，全球政策方面有什么工作在进行吗？

菲利兹·伊玛兹： 没有。

[笑声]

答案很简单。我想上一次制定全球政策是在五年前。不过，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我们可能一下子看到了协调政策、全球协调政策方面的更多工作，当然，我们的建议可能相关，而且来自我们地区的反馈以及我们在这里进行的合作可以让 ICANN 社群了解到相关情况。谢谢。

前村晃教： 前村晃教。

我想指出，转让政策不应作为全球政策提出，因为转让政策是针对将 NRO 的资源转让给其他 RIR 的，就是说它是完全在 RIR 之下的。所以不可能作为全球政策提出。

但是，ICANN 与 RIR 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因为我们有 GAC 公共安全工作组。有很多 RIR 人员参与，他们进行了讨论。

基于 GAC 的 PSWG 的讨论，我们现在有执法机构来提出政策 — 我搞混了。抱歉。

我开始阅读转让政策，但我现在谈论的是（听不清）准确度。

好吧。我要说的第一点是转让政策实际上并不是在 ICANN 论坛中讨论的。但如果你了解 RIR 中转让政策的大致情况的话，出席这里的 ICANN 会议就真的太好了。关于这一点有人要很好的总结一下吗？

约翰·柯伦：

我可以从更高层面上说一下。RIR 非常清楚并支持 GAC 公共安全工作组内进行的工作。他们来找我们要信息、详细信息，以便了解我们如何运作及其如何影响他们的公共政策要求。事实上，现在我们了解到他们在 GAC 公共安全工作组中完成的一些协调工作指引他们在个别 RIR 中工作，以提出政策提案来使 RIR 注册管理机构满足其需求。这是每个地区将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每个地区的需求、要求、法律方面和参与的国家/地区都是不同的。但我们之间有牢固的工作关系，我们合作得非常好。

罗恩·达席尔瓦：

保罗，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保罗·威尔逊：

是的，谢谢你罗恩。我是保罗·威尔逊。

确切地说这并不是政策建议问题，但更多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感兴趣的运营问题。这是我们社群中的每个单独 RIR 都在努力解

决的问题。但现在处于一个重要的时间框架内，即提出了根区 — 密匙轮转，DNS 密匙轮转。

这使我突然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RIR 的确有可能在下一时期内更有效和更紧迫地联系我们社群。正如约翰所说，我们有大约 41,000 个网络运营商。通常，他们在 ICANN 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代表。毫无疑问他们是 DNS 基础设施的用户，没有必要参与名称和 ICANN 问题。

但我认为，为了使我们能够在根区的下一个准备阶段以协调的方式联系这些人，密匙轮转是此时我们要与 ICANN 合作考虑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罗恩·达席尔瓦：

谢谢保罗。

董事会其他人还有问题或其他意见吗？菲利兹？

菲利兹·伊玛兹：

关于这一点，重要的优先问题 — 抱歉，我是 ASO AC 主席菲利兹·伊玛兹。

我只想提一下这不是全球协调的政策问题。这不是全球政策。但就在此刻 RIPE 社群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们在研究我们自己的问责制措施并尝试进行审核。然后我们会确定范围。

这很有趣 — 我们将 RIPE NCC 排除在外了。我们的范围是社群本身和我们自己的问责制措施。

如果你们感兴趣，我们将在明天即星期三下午 5:00 点我们的 ASO AC 公共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妥善进行记录，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参加我们的电话会议并加入 RIPE 论坛的电子邮件清单。谢谢。我就想提出这一点。

罗恩·达席尔瓦：

阿克塞尔。

阿克塞尔·鲍里克：

回答一下谢林的问题。不，我非常感谢能有机会到这儿来与大家讨论。我认为应在所有地区重复这件事。这是一个好的做法。

关于反滥用和相关活动，我想我的同事已经谈过了。我们看到，过去一年左右执法社群对政策的参与度大大增加，所有地区的提案都非常相似。现在，我们的员工在引导政策提案并考虑如何在 RIPE 地区实施。对此，我是非常赞同的。公司参与是好事，它们曾大量地参与到马德里 RIPE 会议中。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关于 IPv6，还在继续推出。我们的绝大多数 RIPE 成员 — RIPE NCC 成员都有其自己的资源。我们看到，IPv4 地址池其余部分的政策工作有所增加，电子邮件清单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中。但我们都知道，传统空间和可用于转让的一般 IPv4 空间的可用性正在减少。我们认为 IPv6 仍然是未来的事。我们看到了支持该协议的发展。

谢林·查拉比： 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里纳利亚。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您，罗恩。我只想说，我非常欣赏保罗·威尔逊先前所说的，关于 RIR 可以联系 DNS 基础设施的用户来支持 KSK 轮转的外展工作。我希望能说明那只是针对亚太地区还是适用于全球各个地区。

约翰·柯伦： 那是适用于全球各个地区的。我们有报告，例如，当有类似的活动时，他们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并发表意见 — 我知道他们在 ARIN 会议上发言，他们参加过其他会议、RIPE、APNIC，如果 ICANN 的 DNS 团队需要指出类似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一定会帮忙促进。记住每个地区的情况有点不同。有时运营商论坛是联合举办的，有时它们与 RIR 分离，但我们确保运营商知道你们在做一些类似的事。

罗恩·达席尔瓦： 约翰，关于政策还有其他要说的吗？

约翰·柯伦： 没有其他了。

罗恩·达席尔瓦： 很好。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议程。我将交给现场所有人做短暂发言。有人要发言吗？好的，我看到有一个。凯文 (Kevin)，找一个麦克风。

凯文·布隆伯格

(KEVIN BLUMBERG):

凯文·布隆伯格，来自 ASO AC。我们讨论了 IPv4，我们也稍稍谈到了 Ipv6，接下来还有第三个 doc，ASN 号码，自治系统编号。我想介绍一点最新情况是合适的，因为实际上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进展。几年前，我们将地址池从双字节 065,000 等扩展到四字节，其中存在的一些技术障碍经过了社群的反复推敲。近期 RFC 进行了标准化，即 RFC 8092，它提高了 ASN 空间内的兼容性，那是全球范围内号码社群的人通力合作实现的，他们认识到我们需要一个解决方案并最终提出了。实际上，ASN 领域非常安静。大多数用户从不知道什么是 ASN。他们知道什么是 IP 号码，但社群内仍在进行着这方面的工作。

罗恩·达席尔瓦： 谢谢你凯文。布拉杰什 (Brajesh)。麦克风来了。

布拉杰什·杰恩

(BRAJESH JAIN):

布拉杰什·杰恩，ASO AC 成员，来自 APNIC 地区。这是来自我们法律社群或执法社群的观点。对传统 IP 地址提出的担忧之一。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多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一些地址并没有记录现在或过去的所有者是谁。谢谢。

约翰·柯伦： 我很乐意发表意见。

罗恩·达席尔瓦： 约翰，你想就此发表意见吗？

约翰·柯伦： 是的。一天结束时，注册管理机构的相关负责人或有权限的人会更更新所有条目。对于每个 RIR，该地区的社群制定政策，该地区的资源持有人（包括传统资源持有人）根据这些政策来接受服务。例如，在 ARIN 地区，所有传统持有人都可以进入并更新数据库。他们不需要与 ARIN 签订合同。你可以设置自己的 DNS 条目。如果你是传统持有人，你可以更新联系信息而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如果你需要自 ARIN 成立以来不存在的服务，你需要社群已经付费开发的新服务，那么你就成为了 ARIN 成员。你签署 ARIN 服务协议。这是我们地区的情况。在其他地区，提供给传统持有人的服务不同，他们可以将其注册的日期填早，而不签署任何合同。所以，每个地区的情况都不同。但我不知道传统持有人无法更新其联系信息的地区。如果你是传统资源持有人，你在天亮时收到了地址块，乔恩·波斯特尔 (Jon Postel) 把它给你 — 附上电子邮件或记事卡，你仍然可以进入数据库并与 RIR 合作更新联系信息。很多传统持有人并不那么做，因为它们不存在。收到资源的组织已不复存在，没有明确的继承人记录，也没有安全的方式来收回这些资源，也不知道你是否会伤害某一方。

罗恩·达席尔瓦：

是的，保罗。

保罗·威尔逊：

根据我对约翰所说的事的了解，我认为这差不多总结了所有 RIR 以某种形式所做的事。我不认为传统资源没有注册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有任何资源 — 特别是在使用但未登记的资源，我想每个 RIR 都可能将它视为注册管理机构中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漏洞，我们想要了解它并做点什么。但的确有一些传统资源持有人在很早以前就注册了，有时他们甚至不会在公共互联网

上使用资源，为了更新记录而与这些人重新联系并非是不重要的事。虽然他们真的持有资源，但不可能简单地收回它，因为你不会偶然与某个人取得联系。但我说过，碰巧注册过但未使用的资源与实际上出现在路由表上的资源之间存在很大区别。一旦资源出现在路由表中，正确的注册就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当一些滥用或与这些资源有关的一些问题可能出现在网上时，注册管理机构才会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才能够联系资源持有人。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这一方面。我建议 APNIC 和所有其他 RIR 提出一个机制来通知我们不正确或不可用的联系方式，特别是在路由表中使用的资源的持有人联系方式。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谢谢保罗。约翰。

约翰·柯伦：

保罗指出，过去、很久以前分配给某个组织且未使用和路由过的地址块实际上无关紧要。就是说它不活跃。当它被路由时，可能会使互联网陷入困境。因此，当有人说他们使用的地址块的确是分配给他们的地址块时，与 ISP 合作确保他们知道这事就特别重要。我们担心的是 ISP 是如何知道有人找到他们说，我们使用这个地址块，我有权这样做，实际上是合法的。我们的唯一方式就是成立注册管理机构。这就是注册管理机构的目的所在。我们鼓励 ISP 在有人找到他们时进行尽职调查，确保

地址块当前已注册，他们就会知道那一方对它进行路由是安全的。一些 IPS 会这样做，一些 IPS 不会。实际上我们不能控制 ISP 的行为。我们所能做的是成立注册管理机构。

罗恩·达席尔瓦： 谢谢，约翰。请在座的各位提问。欧文 (Owen)。

欧文·德朗

(OWEN DeLONG):

只能算一个评论。欧文·德朗，来自 Akamai，我仅代表自己发言。实际上有两类未注册的资源。空闲地址池和 bogon。Bogon 包括 RC 1918 和所有其他 E 类组播寻址，所有这些都熟悉。显然目前的空闲地址池很小，并且每天都在变小。这或许是件好事。我认为 v4 会消亡。V6 是未来的趋势，v4 中没有足够的标识符使它继续发挥作用。谢谢。

罗恩·达席尔瓦： 谢谢欧文。

阿夫塔布·西迪基： 是的。我是阿夫塔布。反响真的很差。抱歉。在 APRICOT 期间，我们讨论了 Ipv4 传统空间，据并非来自 RIR 的一些独立研究人员所说，最大的问题是 C 类，因为我们在说的是在有 A 类、

B 类、C 类可用时的 SIDR 前时期。有大约 30,000 个 C 类传统 /24 地址，其中至少有一半未使用。这只是一项独立研究，并非来自 RIR。有一些传统地址块是可以使用的，但它们太小了，没有人会关注。但大多数仍被路由，仍然被提出并在各自的 RIR 中注册。这只是一个意见。

罗恩·达席尔瓦：

很好。谢谢。好吧，我们没有问题了，议程也已经完成，所以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鼓掌]

[会议记录结束]